

萬有文庫

第一卷第一冊

主編 王魯五

理想國

(一)

柏拉圖著  
吳獻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 想 理

(一)

著圖拉柏  
譯書獻吳

著名界世譯漢

(書發會學志尙原)

# 理想國

## 第一章 財產 公道 節制 及以上三者之敵對 問

### 答中之人物

蘇格拉底

克拉根

哀地孟德

派拉麥拉

塞弗拉

斯拉雪麥格

克立托分

旁聽者

數人

以下之問答經蘇格拉底於問答之翌日在貝而斯塞弗拉家述於泰茂罕莫克拉底克立吸及一無名之人之前

余（蘇格拉底）昨日偕哀里斯敦之子克拉根至貝而斯。以欲禱於女神。並一觀該地人若何舉行此極盛之賽會。蓋此為本屆創舉也。既至。吾儕禱神後。觀覽賽會。意甚愉快。司拉司人之賽會。亦頗不弱。久之遊興既闌。准備入城。適為賽弗拉之子派拉麥克所見。彼飭其僕致意。此僕自余身後

牽衣曰。派拉麥克君請君等少待。

余反顧。見爲派拉麥克之僕。因詢其主人何在。

僕 君許稍待。吾主人卽至矣。

克拉根 我儕自當稍待之。不轉瞬間。派拉麥克已至。其同行者爲克拉根之弟。哀地孟德。牛錫之子。

牛賽拉得。及頃亦在場觀覽賽會之數人。

派拉麥克 蘇格拉底。汝曹已將回城乎。

蘇 然。

派 然則汝見吾曹人數之多乎。

蘇 然。

派 豈汝較吾儕爲強耶。不然者。汝當留此。

蘇 余擬說汝曹容吾曹回城可乎。

派 如吾儕不樂聞汝言。汝又烏能說。

克拉根 是誠不能。

派 然則決不聽汝言。汝可無疑矣。

哀地孟德 今宵有馬上執火炬賽跑。而爲女神壽者。汝曹尙未知之乎。

蘇 有馬乎。誠創舉也。騎馬人於賽跑時。以火炬互相授受乎。

哀 然不特此也。今晚禮神儀節上尙別有一番盛況。亦汝曹所當一觀者。吾儕晚餐後。當卽蒞止。屆時彼處想有多數之青年人在。吾儕可藉此暢譚。故余爲汝計。毋再固執。且任爲佳也。

克拉根 感汝殷勤遮留。吾儕亦詎能過拂盛意。

蘇 甚善。

余等遂偕派拉麥克至其家。見其弟兄連歇斯及雨雪地麥。開而奪杜牛之司拉雪麥克。彼牛之楛莫乃斯。及哀李斯托泥麥之子克立托分。少長咸集。派拉麥克之父塞弗拉亦在座。此公年已甚邁。余久不晤矣。是時伊方深坐一軟墊之椅。頭冠花圈。蓋正預備獻祭事也。室中其餘多椅。列成半圓形。吾儕遂各就坐於塞弗拉旁。伊款余甚殷。且曰。

蘇格拉底。汝久未來顧我矣。設余能出外晤汝。則余亦無須汝來。然年老如余。不復能進城過訪。故望汝能來此較殷。蓋凡人體質上之快樂愈減。談話上之快樂愈增。此余所以望汝弗拒吾請。竟以此間爲汝消遣地。並可常與此三五青年長日盤桓。雖吾一日長乎爾。毋拘束可也。

蘇

寒弗拉君。以余一人而論。余誠樂與高年人縱譚。蓋余素視高年人爲已嘗經歷絕遠路程之旅

行家。而此路程或亦爲余將來所必至。故余對於過來人。深願一詢此程途之難易險夷。今年已屆詩人所謂「老年之階」。余所願相質正者。卽人之一生果至老而更難乎。抑汝別有所以告余者。

塞

蘇格拉底。余當以余一己之感觸告汝。吾儕年邁之人。正如諺所謂爲以類聚。每好集合共處。絮

絮談心。然最普通之談話。無非「余不能食矣。」或「余不能飲矣。」「少年時與愛情上之快樂。

均成過去事矣。」「回憶快樂時代。曾幾何時。而今何在。此生其已矣。」怪其親戚之忽視者有之。

以老年爲種種苦難之因者有之。以余觀之。是皆不然。蓋老年果爲種種困苦之原因。則余與其他

老人。當有同等之感觸。願余與余素所識者。絕無此等之經歷。故余敢斷言若曹之怨。誠未得其當。

余嘗記昔有人問年老之詩人沙弗克里曰。「情慾猶於老年時代有用乎。汝仍爲昔日之沙弗克

里乎。」彼應聲曰。「居吾語汝。余甚喜余已脫離汝曹所謂情慾一端矣。余覺脫離乎此。宛如脫離一狂暴之主人。」此言何其確哉。余每憶及此。輒歎服其言之真確。蓋老年時代。情欲既滅。別有一種清靜與自由之樂境。不特脫離一狂暴之主人。實脫離無數之狂暴之主人也。頃告汝之種種之怨天尤人。其原因實若曹之品性與情好使然。而非關老年也。蓋凡具恬靜而愉快之性情者。亦不覺其年老之壓力。使性情而適相反。則老年與少年。同此壓力之負擔也。

余頗佩其言。并欲其繼續發言。故應之曰。汝言誠然。但余意常人或未必能深信汝言。彼人謂汝所以不覺年老之苦者。非汝具愉快之性情使然。實汝擁豐富之財產使然也。蓋財產爲安樂之要素。固人人所知也。

塞 汝言良是。人固不吾信也。彼人所言亦自成理。惟其理不充足耳。昔哀拉分妄毀西米斯托克里。謂彼能成名。非其功績使然。實以彼爲一雅典人耳。西米斯托克里應之曰。「雖然。設令易地而生。汝爲此城之人。而余爲汝城之人。則汝與余必均之不能成名矣。」

余今亦可以此語答彼老悖而不返省者。蓋人之善而貧者。在老年固無如貧何。而嘗有莫慰善人

之憾。然彼惡而富者。雖少年亦夜氣牴亡。滋多憂懼。安樂云乎哉。

蘇 余欲一詢汝之財產大半爲祖宗所遺。抑皆汝所自得乎。

塞 大半爲余所自得。汝更欲一知余所得爲幾何乎。余之生財能力。比較上在吾祖吾父之間。蓋余祖所得之遺產。其多寡適如余今所現有。然彼經營生殖。既乃再倍三倍之。以授余父。連衰泥斯。余父逐漸銷耗。至授余時不及余現有之數。故余將來遺產子孫時。能較余受自余父時爲多。則余願足矣。

蘇 余所以發此問者。卽以此。余覺汝於財產上。毫不介意。蓋自來得遺產者。大半如此。非彼辛苦創業者所能也。彼創業者之愛財。不特如他人之僅以其功用利益而愛之。每以爲財之創自己手。事良不易。而因生一種必使常爲己有之愛心。正如詩人之愛己之著作。父母之愛己之子女也。然所見若此。斯爲鄙矣。以其吐屬不外乎稱頌金錢而已也。

塞 此語甚確。

蘇 固也。然余欲再進一問可乎。以汝觀之。汝自財產上所得之幸福。何者爲最大。



塞 僅一端耳。且余亦知此亦不易見信於人也。蘇格拉底乎。容余詳告汝。凡人至自知其將死時。輒有一種素所未有之恐怖及憂慮。纏繞於其腦中。卽來世之說與今世行爲上所應得之刑罰是也。人固平日視此爲笑譚者。然至此則頗認其說之非虛。於是疑惑驚悸。紛至沓來。使之不得不回憶曩所開罪於人者爲幾何。人之所以至此時而有如是之景象者。大約以年老神衰之故。或又如飄泊扁舟將抵彼岸時。見解能較清晰耳。若曹設自知其罪惡非輕。則悲觀過度。常如小兒之夢中醒。亦其勢然也。然自省無愧之人。希望二字。確能爲其年老時之看護。賓大有言曰。「凡清心寡欲而以公道待人者。希望之在其心。力能滋養其靈性。安慰其老境。而爲彼終身之良伴也。」噫。斯言何其高且確哉。至財產之所以能有利於人者。以人有財產。可終其身不致詐欺他人。惟其無詐欺之行爲。故死時心中坦然。無祭神未誠之懼與舊債未償之憂。然此非指常人而言。蓋惡人雖富。亦無補也。故以余觀之。大凡識解遠到之人。其於財產上所得之利益固甚多。而個中最大之一端。卽心中安樂。而絕無恐怖之念也。

蘇 甚善。然汝頃豈不云公道乎。公道之正義若何。不誑言而悉償宿逋卽公道乎。此外無他乎。且卽

此二端。竟無不適宜爲公道之時乎。設有一友人。頭腦清爽時。託軍器於余。而至腦筋紊亂時。向余索還。余應取懷而予之乎。想無是理也。苟余竟還諸其人。諒又無以余爲是者。蓋人視余之不應償還。無異於視余之不應誑語也。

塞  
誠然。

蘇  
然則不誑言而償債。不能爲公道正確之解釋也明矣。

派拉麥克  
設雪蒙拿 (Simanides) 之主張可信。此解釋固正確也。

塞  
余須興矣。因余當往觀祭神。至公道之問題。當授之派拉麥克與在座諸公矣。

蘇  
爲汝嗣子者。非派拉麥克乎。

塞  
誠然。(遂含笑而去。余謂派拉麥克曰。辯論之嗣子乎。請告余以雪蒙拿之所謂公道。與汝自己之見解。)

派  
彼以償債爲公道。余覺此說頗正確。

蘇  
惜乎彼之明哲也。余又不能無疑於其言。彼所云者。汝或能了解。而我誠不能也。蓋吾儕頃間所

謂不應以存置己處之軍器償還一腦筋紊亂之友人。彼必亦以爲然。然他人之物。暫爲吾有。吾負其責。非償而何。

派然。

蘇然則人當腦筋失常度之時。而索其存置於余之物。決不應償之乎。

派是決不能。

蘇汝謂雪蒙拿以償債爲公道。並不包括余所設喻之一端而言乎。

派誠然。因彼之意。謂吾人終當以善待友。不當以惡待友也。

蘇設有人欲償還其友人所存在己處之金。而一時事勢之所關。乃償之適爲被害。則不得謂之償債。汝謂此爲雪蒙拿之命意乎。

派然。

蘇吾儕之仇敵。亦當得吾儕所負彼等之債乎。

派然。且余謂敵人對於敵人之負債。卽爲惡意。

蘇 然則雪蒙拿之解釋公道。與詩人之解釋公道。同一含糊。蓋彼所謂公道者。即人人應得其應有之物之意。而此物彼即名之曰債。

派 彼意固如是也。

蘇 異哉。設余詢以醫術所當償人者惟何。且當償諸何人。則彼將何以爲答耶。

派 彼必曰。「醫道當以藥品與飲食品償諸人類。」

蘇 烹飪術所當償者惟何。且當償諸何物耶。

派 調和人之食品耳。

蘇 公道所當償者惟何。且受償者爲何人耶。

派 設吾儕取以上數端。與諸如此類之事推之。則公道者。即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謂也。

蘇 然則汝意果如是乎。

派 然。

蘇 人當疾病時。最能以善報友。以惡報敵者爲誰。

派 醫士也。

蘇 當吾儕在危險之海程之中。何人最能施其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手段乎。

派 舵工也。

蘇 一公道之人。當於何事上最能善遇其友。而傷其仇敵乎。

派 當戰時與友人聯盟而攻敵。

蘇 親愛之派拉麥克乎。然而人無疾病時。醫固無用也。

派 然。

蘇 不在海上。舵工無用也。

派 然。

蘇 然則平時而非戰時。公道無用矣。

派 否。此與余意實大謬。

蘇 汝意謂公道之爲物。其在平時與戰時。同有功用乎。

派然。

蘇如種穀之不可無農工乎。

派然。

蘇亦如欲得屨而不可無屨人之工作乎。

派然。

蘇平時而非戰時。何事上尤不可無公道乎。

派如訂約等事。

蘇汝所謂訂約者。即多人的組合之謂乎。

派然。

蘇公道者與善弈者弈。誰爲較能制勝之分子乎。

派是誠善弈者。

蘇壘磚石以建屋。公道者較匠人尤能日起有功乎。

派 否否。適相反也。

蘇 審如是。更以彈琴論。則樂人又必賢於公道者而知音矣。然則公道須於何種人的組合事業上。始有用乎。

派 於金錢上之人的組合事業。當有用也。

蘇 然。惟人當用其金錢時。果無俟與人集合也。設汝欲購或售一馬。則未必商諸公道之人。詢諸善相馬者。已爲得之。其然乎。

派 然。

蘇 汝設購一船。商於舟子。較諸商於公道之人。殆尤有益乎。

派 然。

蘇 然則公道之人。究於何種之金錢的組合上。始有用乎。

派 當汝欲穩便妥慎儲金時。則有用矣。

蘇 汝其以爲彼時金錢適無用而可以儲蓄乎。

派 誠然。

蘇 汝爲此言。何異於云必當金錢無用時。公道始有用乎。

派 此爲推論之結果耳。

蘇 當汝欲保存一莖草之鎌鉤時。則公道有用於個人及國家。而當汝欲用此器時。則有用者爲種植之藝術。而非公道矣。

派 此固明甚。

蘇 設汝欲保藏一盾或一瑟。則公道有用矣。至欲用時。則有用者爲兵與音樂家之技術。而又非公道矣。

派 然。

蘇 以此類推。萬物皆可作如是觀。苟其物有用。則公道無用。公道有用。則其物無用矣。

派 此固由推論而來之結果也。

蘇 然則公道之功用鮮矣。余意吾儕當再進一層論之。當兩人相搏時。彼善擊人者。非卽善拒人之



擊者乎。

派然。

蘇最善避疾病者。豈非卽最善製造疾病者乎。

派然。

蘇一善於整部曲嚴壁壘之軍人。非卽最善於襲擊其敵人者乎。

派誠然。

蘇然則最善於保守一物者。亦卽爲最善於竊物者乎。

派此又爲吾儕推論之結果也。

蘇是則公道之人。既善保藏金錢。亦卽善盜金錢之人也。

派以理而論。是誠然也。

蘇然則公道之人。終不免爲盜行者矣。此等見解。余意汝必學自花滿 (Homen)。蓋彼於稱頌其

素所崇拜之外祖握托李格時。曾曰。「彼之善於竊盜及妄宣信誓。實在衆人之上。」故汝與花滿